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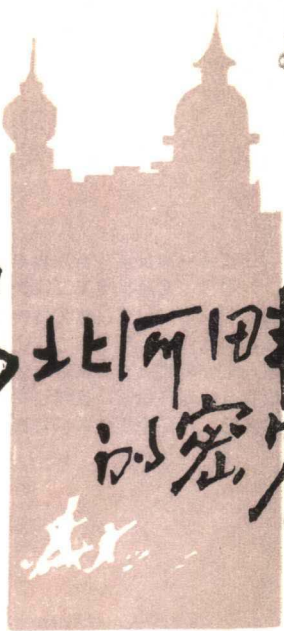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graphic.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profile of a man's face with a beard, rendered in a reddish-brown color.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building with a gabled roof, possibly a church or a castle, set against a lighter background.

# 易北河畔 的密窟

YIBEI  
HE PAN  
DE  
MIKU

亚·纳西波夫 著  
高 长 荣 译

381  
2446  
331



易北河畔  
的密密

林

RYAB37/10

P

816 10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反法西斯战争为历史背景的惊险小说。

本书生动地描写了二次大战接近结束时苏联侦察机关和德国法西斯“反间谍机关”及第三国情报机关间的尖锐斗争。小说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复杂、紧张，扣人心弦；写了后方，也写了前线；写了地面，也写了天空；有历史的回顾，也有对当时现实生活广阔画面的描写；故事发展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有缓有急，环环扣紧，扑朔迷离，吸引着读者，使你产生一种想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感觉。作品中塑造的反法西斯侦察战士的形象也真实感人，有血有肉。

## 易北河畔的密窟

〔苏〕亚历山大·纳西波夫 著

高长荣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1/2 字数273,000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450,001—522,000

统一书号：10072·680

定 价：1.01 元

## 主要人物表

谢尔盖·谢尔格耶维奇·雷科夫——苏联国家保安机关领导人，将军  
奥列斯特·依凡诺维奇·雷宾——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上校

(伪装德军潘钦格尔少校)

契斯托夫——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上校

阿斯凯尔·克里莫夫——苏联侦察员，少校(第一化名：德军军士库  
尔特·克劳哲。第二化名：德国汽车司机亨里希·古柏。假冒某  
国情报机关间谍卡尔·阿别里)

阿兹佐夫——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上校

阿尔杰米·伊里奇·谢敏——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少校

保尔·彼特罗维奇·别尔切夫——苏联侦察员，少校(化名：弗里茨·  
戈特巴赫，古董商。伪装德军宾得尔大尉)

奥列格·留里柯——苏联侦察员，大尉(化名：戈特弗里得·维里高  
兹，德国电话局技师)

塔玛拉·什狄列娃——苏联侦察员(化名：斯杰凡尼雅·什涅德尔，  
照像馆底片修饰女工)

柯尔若夫——苏联侦察员，上尉

施罗科夫——苏联民警分局局长，少校

奥斯卡·舒别尔特——德国共产党员，反法西斯地下组织领导人

奥托·施塔列凯尔——德国共产党员，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五人小组组  
长，德国“汉斯·贝麦尔”工厂机师

卡尔·克里格尔——德国共产党员，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成员，“汉  
斯·贝麦尔”工厂办公室主任

汉斯·吉特里赫——德国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成员，“尼贝龙基”酒吧  
间衣帽寄存处管理员

维里——德国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成员，“汉斯·贝麦尔”工厂汽车司机

哲普·哲菲尔特——德国军事情报机关头子，少将  
亨茨·乌皮茨——德国军事情报机关头子，少将  
亨茨·波里姆——德国奥斯特堡军事情报处处长，上校  
戈特哈尔德·冯·祖杰尔——德国奥斯特堡军事情报处继任处长，中校  
阿道夫·脱尔布——德国奥斯特堡军事情报处工作人员，中尉  
布鲁诺·贝克尔——德国奥斯特堡军事情报处工作人员，少校  
马克斯·维斯巴赫——“汉斯·贝麦尔”工厂焊工  
奥托·里斯（化名：亚历山大·舒科）——德国间谍  
阿杜尔·居梅茨——“汉斯·贝麦尔”工厂厂长  
维尔涅尔·克隆茨——奥斯威辛集中营副主任，大尉  
弗里茨·菲特曼——奥斯威辛集中营汽车司机  
古托·舒里茨——德军连长，中尉  
艾里赫·克列布斯——“汉斯·贝麦尔”工厂仓库主任  
弗莱德·台得尔——某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  
卡尔·阿别里——某国情报机关间谍  
赫尔别特·兰格——德军上等兵，俘虏  
戈尔格·霍曼——德军上等兵，投诚者  
安得烈·阿夫杰耶夫——苏军中士，俘虏  
特罗菲姆·克娄什——苏军准尉，俘虏  
斯坦尼斯拉夫·秋巴——苏军士兵，俘虏，叛徒  
奥鲁杰娃·莎菲嘉——苏联老妇  
里哲尔——赫尔别特·兰格的妻子  
贝尔塔——奥托·施塔列凯尔的妻子  
扎丽法——阿兹佐夫的妻子  
苏荷娃——寡妇  
路德维希·缪塞尔——解雇的食品店店员  
希尔达——路德维希·缪塞尔的妻子

# 第一章

## (一)

早晨10点钟光景，一列电气火车开到了城郊火车站。车里涌出的一群旅客，把一个老头儿推上了站台。老头儿穿的是廉价毛料衣服，戴的是羔皮帽——住在阿塞拜疆小城市或乡村里的老年人和比较富裕的人，通常都是这身装束。

这旅客的面貌，没有一点儿引人注意的地方——剪得短短的斑白胡须，微露倦意的、冷漠的黑眼睛，端正的小鼻子。老头儿身体消瘦，精神矍铄，腰背笔挺，走起路来敏捷有力。

来到车站近旁的广场上，他就朝着海的方向走去。这儿伸展着一条条街道，街道两旁全是古老的单层房子，这些房子都是用凿削粗糙、缝隙很多的石头砌成的。戴羔皮帽的这个人，靠近房屋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同时张望着一座座房子的门牌，最后停在一幢前面有小庭园的、破旧的小房子跟前。

老头儿在小房前面来回踱了两趟，好象在考察这座房子似的，然后朝不远处的一个食品店走去。店铺门口，人行道上，排着相当长的一列队伍，于是，老头儿就站到队伍的最

后面去。

过了一个钟头。老头儿已经排到了店铺门边，这时，从那座有小庭园的风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老头儿一瞧见他，就咳了一声，显得焦灼不安，这样站不是，那样站也不是，接着慌忙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鹿皮夹子，把它打开。随后，他抬起头来，跟身边的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的老妇人——对看了一眼，马上懊恼地摇了摇头。

“出了什么事儿吗？”妇人问道。

老头儿苦笑了一下。

“鬼才知道我在这儿站了多久了，”他茫然地咕哝一句。

“可是购货证却没带来——忘在家里啦！”

“那就跑回家去拿吧，不过得快一点儿，要不然，就要轮到您了。”

老头儿感激地点了点头，沿着人行道急步走去。

前面两百步开外，从那幢有小庭园的风子里出来的人，正在往前走。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穿着一件长毛绒短外衣，戴着一顶红军耳帽。

不一会，戴耳帽的人和老头儿都出现在电车站上。看样子，电车很久没来了，候车的乘客聚了一大堆。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才开来一辆电车。大家你推我挤地慌忙冲向车厢。

电车朝市中心疾驰而去，一到接轨的地方就铮铮直响，一到拐弯的地方就拚命按铃铛。每过一个停车站，车里就更加拥挤。

老头儿和戴耳帽的人并排站着。

猛然，老头儿一把抓住了衣袋：

“有人掏腰包！”

车厢里一阵骚动。老头儿摸了摸身上，拍了拍衣兜，在怀里搜了搜。

“有人掏腰包，”老头儿肯定地说，“把皮夹子掏去啦，里面有购货证！”

突然，他住口想了一下，猛地扭过头去，跟戴耳帽的人面对面：

“是你偷的，狗崽子！皮夹子在哪儿？还给我，否则我要叫民警啦！”

戴耳帽的人一面抵抗逼近的老头儿，一面朝门边后退。

“瞧，”失主忽然一声喊叫。“瞧这儿！”

大家朝下面看去。在肮脏的车厢底板上，有个黄色的鹿皮夹子。

老头儿向前一扑，揪住小偷的前胸。

电车开到了停车站。老头儿一直不停地叫嚷，把扒手拖到了车门口。很快，两人就到了人行道上。在这儿，却发生了意外。小偷忽然挺起身来，对准老头儿的胸膛喇地一拳，把老头儿击倒，就撒腿跑掉了。

罪犯低着头，沿着行人稀少的街道奔跑，一面威吓地晃着拳头。

又跑了几十步，他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然后从小巷跑到一条热闹而宽阔的大街，在这儿——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就休想找到他了。

前面出现了巡逻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返回头去，



试一试冲过去吗？小偷回头望了望。追赶的人约有十来个。在一个民警率领下，他们散布在整个街道上，往前跑来。要想冲破这样的障碍，简直就是枉费心机。但是，要想躲过迎面而来的三个武装的士兵，机会更少。

追缉的人越逼越近。在最后关头，罪犯发现了一户人家的院门，马上向那儿蹿去。

追赶的人跑进院子的时候，小偷已经爬上一架安在一座大房子墙边的救火梯子。他已经爬到跟三楼一般高的地方。

两个巡逻兵把自动步枪背在背后，跟着爬了上去。另一个士兵和民警赶到门口，打算登上顶楼，再从那儿爬上房顶。

院子里麇集了一大堆人。在他们眼前，罪犯爬到梯子顶头，就不见了。

“现在可逃掉啦，”一个穿着挺大的长统胶鞋的孩子说。

“他没有地方好逃，”管院子的人满有把握地反驳。

“这幢房子比左邻右舍高两层咧……”

管院子的人话没说完，房顶边沿就出现了那个民警。他摘下帽子挥了一挥，于是大家明白，罪犯已被捉住了。

一会儿，民警、巡逻兵和被逮住的小偷都已到了下面。民警让巡逻兵们看住小偷，自己去寻找失主。但是失主竟不知去向了。

## (二)

一辆轻便汽车开到民警分局房子前面。两个穿便服的人

钻出汽车，朝分局长的办公室走去。已经预先接到电话通知的民警少校施罗科夫，正在等候他们，一见他们来了，就往前迎上一步。

“您好哇，上校同志！”施罗科夫向其中一个客人说，这人年纪已经不轻，身体又高又胖。

上校点了点头，跟施罗科夫握了握手，指着同伴说：

“介绍一下吧，这是谢敏少校，阿尔杰米·伊里奇。”

施罗科夫和谢敏彼此问了好。

施罗科夫已经在这个民警分局里工作了五年多，这个民警分局管辖的是巴库的一个中心区。由于办理案件，施罗科夫跟国家保安机关的阿兹佐夫上校打过不止一次交道。阿兹佐夫奉命调查的都是复杂案子。施罗科夫参加过阿兹佐夫所领导的两次侦查活动。

今天，上校又有什么事来到这儿呢？施罗科夫瞧了瞧阿兹佐夫剃光的大脑袋，看了看他那红喷喷的脸颊，望了望他那软搭搭、圆墩墩的下巴，安静地等着。

阿兹佐夫掏出一个烟盒，把烟卷儿递给两位军官，自己也抽起来。

“拿出照片来吧。”他对同伴说。

谢敏取出一张像片，递给施罗科夫。

照片上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看来身材挺高。民警分局长仔细地审视了一下照片上的人：两撇灰白色的眉毛，一对距离很宽的眼睛，一个微微隆起的鹰钩鼻子，鼻尖有条凹痕，脖子很长，喉结很大。

“不，”他递还照片，说道。“这个人我不知道。”

上校觉得这个回答颇有趣味，微微一笑。

施罗科夫皱着眉头，重新拿过照片。

“不，我实在不知道，”他说得很坚决。“没遇见过，上校同志，说句真话，的确没遇见过！”

“这个人已经逮住啦，”阿兹佐夫说。“关起来啦。而且，顺便说说，就关在您这儿。”

施罗科夫把一天的案情报告挪到面前。

“小偷？”他看了看报告，问道。“在电车上盗窃？”

“就是他，”谢敏肯定地说。

“等一等，等一等……你们在调查他吗？”

阿兹佐夫点点头。

“那为什么要盗窃呢？”施罗科夫从长沙发上站起身来。“难道他发了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们也感到莫名其妙。”阿兹佐夫耸了耸肩。“还在半个月前，就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他。跟踪过他。我们正在研究。现在有一切理由认为，他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来这儿的。但一开始行动——却先来一次小小的盗窃！”

施罗科夫揷了揷电铃。助手走了进来。分局长在有关电车盗窃案件的地方用指甲划了个记号，就把报告交给了助手。

“请您查查犯人押在哪儿，谁在侦讯。”

助手很快就回来了。他报告说：犯人承认了盗窃。

“承认了盗窃？”阿兹佐夫重复了一遍助手的话。

“他甚至表示后悔，发誓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阿兹佐夫要求分局长让助手离开。并且告诉他：犯人应

当好好看管，但是不必讯问。

接着，阿兹佐夫翻阅侦讯材料。

“原来如此，”他翻着纸页说。“身边没有证件，或者，很可能在被捕之前扔掉了。名叫亚历山大·舒科。他说的住址是假的——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一切都承认了！”上校抬起头来，探询地望着自己的助手。

“而且承认得那么轻松，”谢敏说道。“本来可以完全否认的，因为既没有失主，又没有证人！”

“的确奇怪，”施罗科夫说。

阿兹佐夫走到窗前，望了望街上。

“这并不奇怪，少校，这是狡猾，他希望相信他，结束侦查，判他一定期限的徒刑……”

“因为盗窃，”谢敏插了一句。

“是的，因为小小的盗窃。他可以坐完牢，或者逃掉。等他重新获得了自由，又可以继续因为被捕而中断的勾当了！……他害怕的主要一点，是进一步仔细侦查。因此也就慌忙承认了。”

上校回到桌边，重新翻了翻卷夹里的纸页，沉思起来。

“现在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另一回事。他为什么要扮演小偷，落到民警局手里？谁需要这样做呢？……”

### (三)

过了三个钟头左右，阿兹佐夫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阿兹佐夫拿起话筒，听到了施罗科夫少校的声音。

“上校同志，您曾要我一了解到情况就向您报告……”

“是的，是的，请您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我这儿来了一个女人……实在说来，她谈到的不是舒科，而是另一个人——失主……”

“好，”阿兹佐夫站了起来。“请这个女人到我这里来吧。”

“明白，上校同志。马上就来。为了让她进出，请您记下她的姓名：奥鲁杰娃·莎菲嘉。”

没过多久，就有人敲办公室的门。正在研究文件的阿兹佐夫没有听见。敲门声重响了一下，门外传来了哭声。上校惊异地抬起头来，起身把门打开。门槛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

“奥鲁杰娃吗？”阿兹佐夫问道。

“就是我……住嘴呀，你这嚷嚷不休的孩子！”她向孩子喝了一声。

上校把女人请进办公室，又把谢敏少校叫来。

“我们听您讲吧，”阿兹佐夫对女客说。

女人将一双发红的大手放在桌上，开始说道：

“我住在马戏场附近。我凭购货证固定在离家不远的的一个商店里买东西……这张纸上写着商店的地址——我们跟民警局长通了电话，弄清楚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商店。”

“我知道，”阿兹佐夫看了看纸儿，说道。

“您瞧，我排上了队……”

“什么时候？”

“今儿的事嘛，首长！早上10点钟。就是说，我站在队里

等候。我后边站着一个老头儿。我们站了一阵，终于轮到咱们了。该到店里去了。可我后边的老头儿忽然说：‘我把购货证忘在家里啦。唔，这怎么办呢？’我说：‘快点跑去拿吧。’

“他去了吗？”

“去了……时间已经过去，老头儿却没有来。店里的人已经把糖给了我，可还是看不见他。”

“他始终没来吗？”

“没来！我想，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也许是钱不够吧，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可不能等候——我手里抱着孩子嘛。于是我就走了。去乘电车。为的是乘车到市场去。我走到车站，您以为怎么着，——他！”

“老头儿？”

“就是他！我想走拢过去说：‘你为什么要骗人呀？’随后我改变了主意。各人有各人的原因嘛。我说得对吗？”

阿兹佐夫点点头。

“我没走拢过去。电车马上来了。我，当然罗，是从前边门上车的——我有孩子嘛……噢，我们乘上电车，安安静静地过了两站，可是快到第三站的时候，他忽然又嚷了起来。”

“就是那个老头儿吗？”

“就是他。他吵吵嚷嚷，说皮夹子给人掏走了。我本来没去注意——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但我一看——他在撒谎。”

“您为什么那样想呢？请您说得详细一点。这很重要。”

“他叫嚷说：‘把皮夹子掏走了，皮夹子里有购货证’。

但我知道，里面压根儿没有什么购货证！”

“请说得详细一些。”

“老头儿在商店门口把皮夹子翻出来看了的，找过购货证。当时并没有购货证。可现在忽然又说在车上丢了……我说得对吗？”

“请您继续讲吧，”阿兹佐夫说道，他对妇人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

“嗯，以后的事情，您是知道的……啊，还有！在房顶上捉住小偷的时候，我也走进了那个院子。那儿聚集了很多人。我回头一瞧——老头儿就在我旁边。我说：‘嘿，你这万恶的东西，干吗要冤枉别人？你本来没有购货证呀！’这时，大家喧嚷起来——民警和士兵们把捉住的人带出来了。噢，我也望着他们发呆。随后我回头一看——老头儿竟不知去向。民警也在找他，但没找到。接着我想：‘应当到民警分局去报告。他也许屈赖人……，’可是，他干么要逃掉呢，首长？”

“您全都说了吗？”阿兹佐夫问道。

“我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说得不全。”谢敏拿起一张纸来。“那老头儿是什么模样？请您想一想他的面貌、服装和帽子。他有多高，大概多大年纪？”

妇人想了一想，把老头儿的外貌十分确切地描绘了一番。

阿兹佐夫朝谢敏倾过身去说了几句，谢敏就出去了。回来以后，他把几张照片放在奥鲁杰娃面前：

“请您说说，这里面有没有那老头儿的照片？”阿兹佐夫询问地望着女客。

妇人瞧了瞧照片。

“没有，”她肯定地说，“这都是别的人。首长，完全是别的人。”



## 第二章

### (一)

确信戴耳帽的人已被扣留，老头儿就窜到街上，急忙朝回头的方向走去。一会儿，他又到了那座有庭园的小房子跟前。在一个钟头前陌生人走出来的那扇门前，他站了一站，就坚决地敲门。敲了敲，里面无人回答。

“她要是不在家，那就糟了，”老头儿思忖了一下，又敲了敲。

门内响起了脚步声。

“谁呀？”有人问道。

“客人。”

房门打开。门槛边站着一个人穿罩衫的、上了年纪的妇人。

“您的房客在家吗？”老头一边打听，一边亲切地露出笑容。

“不在，”妇人抓住房门，准备把它关上。

“稍等一下！说实在的，我并不是找他本人……您知道吧，我是他的朋友，我是受他的委托带东西来的……就是这个！”